書

宋子大全

續十四

廿二十

書

答李壽翁 世龜

意外遠奉哀札憑審再春已過緬想孝思罔極弟喜孝履支勝也時烈猥承誌文之命不敢終辭冒到城外而曾於路上墮傷甚重方此苦痛憫不可言昨詢祭禮方與朴友往復而未決者聳見畧具別紙未知以爲如何也

答李實之 增華

積阻之中獲此問書慰幸不可言惟不及栗谷別集

去板事何也豈尊叔父丈未曾說及耶韓子剛狀草其來已久喪病連仍未暇及此可歎蒼愚二字第問於知者以示如何相見無期所欲言者難形諸紙面耳

答李實之

時烈白私家不幸長女子權氏婦奄忽喪亡悲念酸苦不自堪忍茲承俯賜問札仍知尊履佳安慰不可言此悲疚之中疾病益苦飾巾待盡少無所恨而惟是此漢之故累得多小良善每誦滂死禍塞之語內疚而已惟鼓發狂鬧者一付之悠悠還覺省事耳

答金美仲　洵　丁巳二月二十二日

曾以答號入視得蒙登照否歲改春闌未委起居如何伯氏之逝日月已多矣每念之酸噎今日何處得来此士崇漸苦自知難久任運隨化凡百悠悠耳美仲所着何書去歲得見直卿兄弟劄段大段長進甚慶吾黨之有人也適回仁里便略此懇希珍衛

答朴子成　尚一　戊申三月二十三日

老醜每得問書甚知鄭重之意弟聞屢遣指目真吾家宅相也答書久未作者恐相累也沼灘之詰果信則此身殆矣然亦命也其能逃乎左右從今須杜門

讀書培養本根則不止為東漢人物而已此老拙之望也

答李猶龍之老　丁巳十二月廿七日

承禪事倏過餘哀未忘何以堪居曾奉慰書旋以答札入視矣邵姪尚未傳到耶此疾病危惡時論益急不死於道路則將作毗羅之鬼矣悠悠此亦有數豈章子厚之所為耶只脩身以俟是今日正法而昏惰日甚志不率氣自悼而已此豈非賢者所可戒也

答金震奎問目

凡喪父在父為主則于婦之喪其舅主之無疑矣若

以亡室題主則是其于主之爲在其父主之耶其祝辭之不爲別見者以其可以于女等而旁照也耶于婦神主世俗書以亡于婦此等無害於義者從之恐無妨也適婦如欲別於介婦則稱適于婦恐亦無妨然曾未之見亦不敢質言

于婦之喪虞卒哭則其夫若于主之所謂主之者主其饋奠而已至於祥禫則其禮重於虞卒哭其舅似當主之矣然未有明文不敢質言耳

于婦當祔於其祖妣而祖妣生存則當用中一之禮矣此不須疑矣

與柳星彩　戊辰九月二日

臣民無祿　慈懿聖母竟至昇遐普深摧痛不能已已此間小孫之疾已到十分地頭中心熇煎同知所措所抵此兒書所詢疑禮此亦何敢知也曾見文元老先生喪將練而遭　仁穆王后國恤於其忌日略設祭品哭而徹祭待　國葬後擇日行練祭今日事似當依此行之矣喪人不成服之說似是不思之言也初喪盡後當著何服須制君服暫釋私服而服之還著私服待私服盡後始著君服矣孫兒無訃酬酢故老夫如是奉告

與柳星彩　己巳二月二十四日

近況如何吾行今到康津晚德寺朝夕越海而去此後存沒不相聞矣惟一帆掠過扶桑百年壯觀遠超張博望此亦　聖恩也餘冀慎言自重

答柳星彩

古禮則有有官無官之異故曾于問註說如是矣本朝則不然士于與在官者其服同服既同則何敢以有官無官而有所別分耶

愚前日所答李忠原書云云不記其時說話果如何豈以朱于大全有三月之外許士夫婚姻之文故如

是咎之耶此太無曲折矣朱子所謂士吏者之士果與　本朝生進幼學同耶　本朝生進幼學其服與在官者同何可於　國葬前行婚禮耶大抵此事未有定論然愚意則以為孝子之心雖過三年猶有餘哀則不問其當否而退行脫服之節是其所頜也況進退之議未定則何必急急然不伸隙恥之悲乎

答南鶴鳴別紙

秋江先生文集尚不刊行則誠斯文之欠事也高明之慨然於斯者固其宜也然欲令此朝夕就戮之人為玄晏之重則窃恐高明偶失思慮也雖在常時亦

難犯僭汰之誚況在今日乎

宜寧祀事曾未聞知高明之感之也不無所見矣蓋是院本為秋江而設而享祀已久則此實秋江書院也後學之於秋江退溪二先生其所以尊尚者誠為有間而至於點主而享新則誠有所未安者矣李先生於星州迎鳳書院享祀與知舊門人商量可否者不翅累千言然則此事之不可隨意陞出也審矣然愚於此時何敢容喙以添一大罪案乎高明須於退溪集中裒集其前後迎鳳論議得其義理之攸可也未諭尊旁親府尹別坐二公曾於退溪文集見其所

與往復書而已其他則無有所聞孤陋可愧

答宋明叔 奎炫 甲寅十月五日

國哀隕痛何極老臣凌兢只恨一死之遲耳非意奉此問書慰荷無已第審色憂非輕奉慮深矣此為臣無狀以致讒言交乩只是畋稅山間籬菊岸楓忻然以待主人亦有書冊不無會心處世上瞬吠都如雲外事耳

答宋明叔 乙卯至月九日

省式褫中見書如興寢支勝甚慰此心別紙謹悉以正禮則自初至終宗丈當主之為妻立祠非禮也先

妣前後位當祔於通川府君之祠而勢有難便故不得已而有別祀之變禮矣既爲別祠則前後妣當同龕無疑矣大祥徹几筵之後則朔望當用常時恭禮而恭禮節目具在家禮首篇可考而行也此土疾甚苦委席度日未知契此辛苦復幾時耳

答尹靜源 泓 丁卯八月日

人至拜書無異親奉英眄慰荷不可言示諭謹悉記昔尹晉州丈與俞市南結親尹丈請其女市南荅云兄不見遠父母兄弟之詩乎尹丈報以歸寧父母之詩士友間爲一勝談矣今日正好用此言也除是既

已奉諾何敢食言惟賤疾日加昧非與于孫遠離之日是用悽愴耳

答成達卿 晚徵 戊辰四月

先丈幽音曰人即聞義當即崇仵慰而適於其時遭逢理之喪暮年心弱老舐之悲不能自抑仍有奠埋之役哀遑度日病曰尤苦以致曰循每一念之不勝酸噎茲者乃蒙念哀先賜書札未及披讀愧汗沾衣悲咽尤增曾聞哀侍自錦南奔喪人之見之者莫不危而憂之茲審無他是則慰不可言第聞哀侍不甚完健或慮以孝傷孝日夕奉慮也唯望深自保惜

以為終孝之地千萬泣禱之至所有疑禮之詢此漢素不嫺於禮書何敢遽犯汰哉之誚哉第重孤僉哀不鄙之意敢以臆見奉答幸更以質於知禮之家如何挽語素昧聲病之法而兼且比來妄言世道訾謗溢世雖杜門塞竇猶懼不免況敢重觸時案乎然來紙不忍還送姑為奉留朱先生亦有從後追挽之例或俟賤疾少間則容敢僭效矣幸乞恕察如何題主筆墨奉呈

答韓慎甫 永徽 丙寅十月

今日承拜九月十八日下狀姑審尊遭同氣之慟仍

讀五六行所叙豈今世亦有如此淑善之質而壽年不永不得為閨門之懿範亦一世道之不幸也所托挽詞誠感尊至情所激有不忍辭者而時烈元昧聲病之功且於衰老之後一切廢却今不可分外牽強且審美之過已久朱先生雖有追述之挽大賢非常之舉難可妄效狐貤盛教不勝愴恨之至時烈疾病垂死竊伏窮山以待瞑目之期自外無可言者

答韓慎甫　戊辰六月

疾病煩憂中遠蒙問書知有嘗藥之憂深以為慮未孫越自前月添以新症危劇甚矣已病雖重有不暇

顧矣所托文字草定已久纔見來書倩筆易紙而憂患如此未可點檢痴纇必多取舍之極恭俟財處耳平康書云云京外書來無不以爲言者彼若終上訟章則此亦詳陳源委以破其疑耳於牛溪無所未安誠如來教唯與從姪斥鐫時牛溪親子云云太無恭遜意此則旋自悔之而不可諱疾故并以及於平康書矣然今日可怕之事奚止此一款而已哉本狀慮有往復姑留之

答韓慎甫　戊辰十二月

累日周旋終故一別黯然渡漢只有回首而已此時

書来昧覺藉慰也葱莘良荷窃聞有事于泮宮何為其然也今日事括囊之外無他道理更乞杜門自守毋招悔吝幸甚此中奚事差池悲擾不可言

答韓慎甫　戊辰十二月

攪挠中逢別太忙且令人意思不佳即於使中承拜惠書備悉多少示諭深慰意思孫兒當收送念寒嶺有淚如泉常謂渠孝思無比今何使我至此耶悲痛挫時欲責以不孝而終不忍也當作何如懷也疏舉之終不能已是何道理愚則窃恐以為將不止悔恨而已銘辟脉痛轉深疼楚之聲間不容息時何暇及

此所苦暫歇終不敢弛盛意耳尹譜切有考見處須
目的便送来幸甚

答朴受汝 重繪 甲子九月

自尊丈棄世世無知我者幸有賢嗣克嗣徽音此豈
獨後死者之幸知舊共喜之矣茲於梁上舍行獲承
問札一讀之餘為之愴然也此大病餘喘尚今無死
自謂亦一物在也所諭等磕豈指近事之活活耶當
初不自量力妄斥賊鑣之詆侮朱子輾轉至此此可
罪耳然以此獲罪則雖截頭穴胷無所悔也且其罪
我之說皆中實病只得內訟並改而已瀟洒翁今日

其後承得知其事實之詳甚幸甚幸別紙報在小間其得失從後示教也

答朴受汝　乙丑三月

遠承問書復曰士元詳聞起居之適慰謝無至無以為言此中事無足為人道者雖於經旨探賾若聲者之求視而心力益衰得前忘後只將如是而死矣是將孤負先丈期許之意矣慙歎而已別紙謹以妄見報去其所未當幸回便見證也

別紙

白笠黑帶忌是　國制未備而然也蓋創　國制者

見朱子青帶之文故為黑帶之制而又　國朝士人亦既與朝官同故白笠則終不得變一身之上一吉一凶甚違於朱子皂巾青帶之意矣後聖有作則恐必變而通之也至於私服中黑笠布帶之諭誠然矣然此亦豈合於禮者不過時俗然也然好禮之家則必着巾笠黲色者略與黑笠有異矣

答朴受汝　乙丑九月

私家不幸女子喪逝摧慟悲念不自堪忍非意遠奉褫中書辭旨鄭重有非賤陋所敢當者不勝惶悚之至所聞諸說適此哀疚又有兒少疾病憂撓之中草

草奉答想多違誤惟在財量也

答朴受汝別紙　乙丑十月

退溪於格致說一生與高峰爭卞矣最後自謂覺悟而猶以為前日誤以物理為死物者然是以物理為自此至彼如生物者然矣是與朱子所謂無情意造作者有異矣試考原集答高峰書如何

答朴受汝　乙丑十二月

陽生膈至懷人正苦祲中承此垂書謹悉比況之適慰謝不容言此杜門空山雪霜牢閉長時擁衾專慶冊子工夫真是此月三十日消息也斯文厄會往而

深深此豈人為所及置之勿復道也惟幸　上聖聰明快示好要庶免焚坑之禍否一歲將窮惟祈德學日新以慰明友之望

答朴受汝　己巳四月二十一日

蓮社解弊依然爭安氣象又得襆中書惠州真不在天上矣慰喜不可言此朝夕命至則死矣劉器之所謂死無難者即真境也所托大字染還銘文不能楷書故不敢生意耳文谷流聞不佳從此士林無復宗主殄瘁之慟奚但東京而已

答金靜甫　顒　乙未十二月

二姪至細聞姑母主安康喜慰無任来書縷縷亦悉
此中苟存仍昔李師指示一處於高山而已為常漢
所用云矣比得成汝杉二弟偕往公州已三日矣但
成京行甚忙只擬一處而無周旋之意可憫年譜謄
例別呈依樣幸甚閔昏不成後見示則當令德兒報
成也異姓之察即是東俗未免胡風律以程朱之訓
則少無所害也千萬勿疑幸幸趙之不能安居非特
長民家之責亦郡人之所同致念者須諭渠使赴告
於書院如何如何李侄容色酷似吾家親意更別也
年譜未卒業前或被承旨兄推去只送原本新本則

即投于此則或有寓緣畢謄之路矣大抵亟疾理會如何筆則終當覆送耳

與李厚淵

省式殘暑猶苦未委哀況如何憲遡區區此以人言辟職得遞良以為幸　國奠前二祥不敢行當於是日略設如忌祭只一献以告祠具其遲行之由待國奠後次月擇日行祥祭變服似宜此在禮記曾子問篇陳氏註可考見也但禮記則使於君服盡後行二祥而古今異宜　國制奠後便許婚娶故二祥亦於次月行之不待服盡而禫祭則仍廢不行也

答李虞稷李天培　庚戌元月

遠承尚書倘悉示諭慰荷無已院役已始而又得千五百人夫則何患不濟然若不於斫材處仍行劈鋟而欲全体運入則雖得數萬人猶患不足矣只是匠作例不肯於斫處劈材此則只在任事者之處斷而已若劈曝旬日則或有人頁一條者矣如此不足然後又告方伯恐或為使也至如別任之全不從約者自有當用之罰然鄙意則以為強其所不欲反害於事而古有一夔足矣之語鄙意窃願令尊只與若干同志專一致意則事有始終而無紛擾之弊矣未知

如何

答李天培　壬寅九月

承拜惠書且奉賢胤謹悉近況安勝慰瀉無已此大病僅差而元氣已敗難望藥瘥矣示諭朴哀事深可念也大抵列邑於未捧還穀例行翻秩而以未捧為已捧故今雖有蠲減恩命而民不蒙惠今茲查核蓋出於此也然若無未捧文書則查出極難曾見嶺下守宰則以為都在色吏掊剋之如何云蓋色吏掊肉以為果以未捧為已捧云則無如之何矣此於朴哀亦有分焉而無出力相護之路奈何奈何

答李天培　乙卯七月

北去南遷自古有之今不須相歎也只知舊落落相問無路忽得遞中書慰喜不可量也自北來時炎霾並砭而千里鳴沙青海無邊甚快心目此實時輩之賜也

答申永植

方對晦翁詩集閑吟十梅宛見橫斜淡影不料承惠有此真影也此真詩債而比以寒疾無暇於此當俟少差耳曾有好墨欲借龍眠寫出疎枝今則無事於此故聊以奉呈

答吳順之 益升

寒事日嚴憲思彌勤書到此際知綵歡外學況佳勝慰喜何已此中病蟄凍寓主饋之人長委枕席喫盡千辛甚無好緒聞西行在通凡百何以措辦愛莫助之可歎得失之際易至奪志惟願疾徐委命無動於心幸甚此外跋涉嚴程慎護無疾

答吳順之 辛卯十一月廿五日

丈雪封山來使遠至將謂是問袁安之死顧反以難安者見示第增側縮也曰審彩侍佳勝此則深慰也吾來此深山已兩月仍欲為歲前計蓋以便於覲省

也所示曾已面鞫謂蒙俞賢之見諒乃復云云足見平生言行不相副無以見信於人見屬之重益不敢當矣幸順之淺察而善蜀俾免形跡之狠狽則是拙者之幸也千萬恳祈儒城誠欲小住而萍蹤漂泊無有定計也閔第珍未不及別書也懷鄉書幸目的使致之如何

與吳順之

昨奉草草可恨夜来客況如何炭書並送誠意如此誠愛我者也幸以此意轉相告語使我有解脫之路如何如何未夫子與人書云留取閑漢在山裡與

人無相交涉若見念豈不欲以此餉我耶況有不敢之意硬在心下此則諸人或不知而順之之所熟知也耶千萬見諒也

答吳順之　丁酉二月望日

頃日之會至今不忘于心即奉來書甚喜衰安不飢死也昨者史官所傳別諭果慚恩惻而賤病日苦無計赴命惶縮何極院祀退行毋論義理如何他院皆然獨難自異矣禮有君子行禮不求褻俗之文又有禮超從孚之說而今此享祀又與忌日之不可進退者不同鄙意則以為須如賢院之為庶無悔吝也未

知如何春兄得初八日書止宿陽智縣舍芙德而去後成敗如何

答吳順之　丙午陽月四日

意中承此問書慰荷無已此自去夏八處清川雖甚寂寂却無外間閑是非是可幸耳秋後植木為柱詩等為蓋安頓已久又搆書堂三架亦已斷手今月念間過了賤息婚事則即歸過冬耳分山之諭豈戲耶須先學忍飢之術然後可以辭此矣無由奉晤初寒加愛

答吳順之　癸丑

問書多荷此纔畋病甚悶苦悶苦今此中丁不聞他院事乎茲承膰肉之貺不敢還送又不敢受不知所以處之只使來人奉置於外舍以俟思得其宜耳

答郭子遠 鳴漢子羽 儀漢

鐵嶺之北即鬼門関也日前聞人到此真如天外事今日居然為我家人事之不可期乃如是耶茲奉問書如對慰甚此所處如此病何由不劇然尚在地上實荷 聖主之仁恩耳

答郭子遠

病卧荒村海風日吹此時遠書忽至怳然世外消息

此喜何可量也消長之諭在理則或然而理之爽久矣且一二人雖去而其補也無盡矣此漢只作羈鬼於此而已院任適仍之便固難遥度第緛儀當前則恐不可付之新手矣

答郭子遠

今日書札與昔事体頓異非但此不可為人亦不可作每當臨紙徧旁亦自審擇嘗竊自笑以為如此懾怖則不為可也而何故强為也以故知舊之問多入不理會例想令賢不以為訝也

答成君俊 虎英 丁卯八月廿七日

遠承尚書諭及亡女再朞感戢之餘不勝哽愴此至今無死他尚何說日者羅疏實是自取盖邪說横流既詆大賢曰誓死義之人不勝憂歎畧進妄言以致紛紛其不自量度之罪何所逃焉即今中外盡盪有識寒心而孫兒正以此時猥處論思之地日夕凜凜也即聞改正修撰而復降南床稍以為幸来初錦行蜜通可喜而大嶺隔断相奉未易矣兒子處則已以来意示報耳

答金澹虛 之白 戊申六月十三日

老去情懷無日不相思也無何承此惠札如奉談晤

慰不可言第聞体中失適以吾友清修何乃有此然所諭云云豈是劇言耶如我所患氣血已衰無與之相敵古人所謂死無難者正今日事也死則常理而只少壯偷隋老不能自振今卒於無聞雖甚悼歎亦復何及也今者誤恩益隆中外觖望屢祈鐫免尚未蒙許日夕憂遑寧欲遠走而不可得耶相去甚遠未有承晤之期惟倍加頤養以為士友之望

答金澹虛　己酉四月十二日

憲德之中承此遠書仍有警誨之語區區庳悃感幸交至日者微蹤一切牽迫有同萍草任風飄泊寧有

商量前定者我惟是既改之後餘波未息每聞西来消息輒使人汗渥也宋扶餘自其北角迸徙追逐其情義之厚不但宗好之篤而已而今遽如許老境悲懷有不能堪者矣所諭朱子中和說同異足見吾人精察之功矣夫子前後論辨果若有參差者而至記論性藁中有曰擇之之疑雖過而察之亦密矣此似是定論而其抑揚微意亦可見矣有来便回賜斤教

答蔡禹瑞錫疇　乙卯

正此時節以此等文字問此等累人仰認至意無以盡謝此漢罪戾視永書時翻上十層尚存一息豈非

聖上之至仁耶先集序文當時欲足數語以今思之文阮粗圓而此時酬酢文字亦一大何故不復生意耳劫火洞然不燼惟玉此宋賢語也今日相觀宣外於是然勿洩幸甚

答李子元 萬春 丙午五月十五日

日者衝潦遠行常不能忘昨奉惠札知侍奉安勝慰不可言第聞不理於口至被鄉評不勝驚訝然安知此不爲玉成之資耶惟縮首欲叩杜門者書則其中必將有足樂者矣外間閑是非雖欲暫接於意間恐有所不暇者矣此言試問於徵之必不以爲相欺也

此曾赴　行朝今又與兒輩復向洛陽然若悠悠度日則只與在多人處談話戲笑日無異也賢季相携至俗離山北畋晚溪頭始分手極令人悵然耳

答金華叟光老　丁未二月十四日

書至慰甚此以娣疾日夕煎悶耳院任吾不敢處蓋以罪戾之蹤不敢冒故也然豈以非其任而不為相念哉設使我方當其任君無必辭之理況其不然耶今世士習喜惰厭避學宮如視坑坎君須勿復求免勉强察任修舉庶墜至佳至佳若是餘人則吾豈能為此言哉須諒之

答金華叟　丁巳四月二十四日

省式老婦竟不起疾速地聞訃悲慟何極胖合情義至於五十年之久豈料其復不得臨訣耶前後問書皆得承視知吾弟亦有本期之喪不勝驚慘之至吾家奠事兒子既在荒迷之中孫兒輩皆未經事正賴諸親友相勸之力幸須頻數往來與家弟輩相議善導也行喪用焉貧家例事況今罪人家安得比平人耶惟山運之說甚以為撓耳萬宗孀女處有所報此書封幸傳致如何竹林書院復此專人遺之以魚物甚感甚感然吾弟為任而屢有此舉尤不敢安從此

幸須財量也

答李範錫　己亥七月

我自之累故入門思而悲昔者常咏此句豈意今日真践此境耶即者並見兩度書忻寫之至無以盡言吾昨又遞職從此當優遊郊外以待曰山之畢耳今日未冠者只當此喪而冠秀猱前月中已冠矣雖奠後冠禮則不可行耳

答李範錫　己酉六月

自聞後升每思奉賀而　輦下事非賤拙所當與以是趑趄茲忽見書知到三山密通可喜所示各邑自

行大同此等事無着手處故雖監司必給營米然後乃得辦出矣無且此漢自上從臣疏括囊俟罪何敢向人請事耶以此亦不頗君之来見蓋慮相累也須商量之開寧曾有書答簡裁送幸須傳致也

答朴商皓　乙卯四月

書来慰喜此骨肉團聚時例多且有書冊累百卷之忘羈旅之苦而只風氣甚惡觸則生病二月望間幾不能起今亦卧時常多一朝盡然不是難事亦命也奈何某宗當初固意其不我責矣只是狗雖無狀有此奸細事而其父欲得之以與渠輩行云耳某宗自

渠祖父吾先人屬墻生長親愛如同氣故兩家子孫世講之於諸宗中情義特厚渠豈忍為不忍之事乎再慶就學老峯之示甚善甚善須勿等待疾速律遣也吾已作老峯書及之矣黃世禎非但吾不忍捨老峯兄弟待之如初今日收殺如此其善人其可輕易弃絶耶

答朴商皓

賢胤遠来仍見令書極慰懣思此比患泄瀉元氣日耗悶甚悶甚玉鄭本以瘠毋餘孽早達於悖逆之論而今乃秉時陸梁其勢誰當然受禍儒生其所尊尚

乃是程子則雖死亦榮故前書略及之矣老峯靜處
授徒自是老師門庭而又禁錮府罷無官盛近諛之
嫌則賢衲之從之也正得其宜而終不肯焉則有非
他人所可與者只在嚴訓之如何耳

答金得洙　丙午二月

見書知侍奉之安為慰親事略定則不可不催畢切
勿以資粧之不備復為遷就也禪事當初不奉神主
於避寓之所殊為未安追後奉出未為不可矣二祥
有故則從後擇日行之禪事則過時不祭有明文矣

答金得洙　丁巳十月

即茲寒沍侍外諸況如何憂溱不已家弟帶來僉書
汔茲欣慰此間兄弟祖孫相守於寂寥之中家弟今
日以事旋歸別懷悽黯也今年失稔彼中尤甚云然
亦所謂自然者存為士者只有固窮二字當為三字
符耳山中社事今年尤當得力今聞極力之示幸甚
幸甚其収捧事當止於除息而已然彼中物情如以
除半為便則亦當勉從耳所須文字以病未暇當俟
後日耳墨溪李衰亦許書名否若尒則甚善矣

答金得洙　甲子七月

匪意見書知侍奉之安慰喜無已賤疾汔茲未已悶

不可言大功服赴舉今人無致哀者今來問如此可謂加於人一等矣此無論禮律之如何心有所不安則何必勉俛也然親意有不可違拂則更在商量也

答李埈　丙午五月八日

日者老谷之奉草草可恨即見尊書慰荷慰荷君家褒典知舊與有榮矣然在君之道不厭嫌抑須於門內設版以存只不敢斥閤　君命之意可也所托遣春兄在公山未還故以拙筆染去須與吾家姪兒筆擇其可用者用之也

答李埈　乙卯四月十九日

吉祥之奉訖不能忘又拜遠書感慰可量此風土所傷疾病甚痼而聞狗牙益磨真所謂頭粘頸上者也令衆欲避某人嫌名此見疾惡之深也某人非但攘臂於士禍為其妻逐毋而今又為文詞之論雖嫌名不欲與之相同恐是常情也

答李顯稷　乙丑七月

比阻聞問意思常懸茲於院便承拜遠書慰賀不能已賤疾沉綿加以暑病作一未冷之屍只自憐歎而已別紙謹悉事無大小得人為上惟其選差之規只在齋中商議從長變通而已凡事固難遂度而況此

老昏尤不可可否於末議矣惟必經有司然後得薦掌議則人不至厭避矣然亦未知十全而無弊只在財處之如何耳

答李顯稷　己丑十月

憙想中承此耑書慰荷不容言此女葬定於今廿二日悲念益切碑額忘拙仰副第惟此等事莫如大字深刻以為百世計故減其字而大其畫未知僉意如何且朱先生寫人碑碣而請令善書者修潤朱先生尚然況此醜拙乎茅山金進士殊識字体須倩其手俾蠲其痴也

冒有悃愊之言非公事不見邑宰自是道理尤謹於今日想不待愚言之及矣恃眷敢此未知以為如何窃恐彼此交不便也

答申燿

累人頓首再拜言自承先丈之訃不勝驚怛之至粤自流竄以來凡干人事不敢自比於常時書疏奉慰亦不敢生意忽於褫中先辱手書問此栫棘待刑之身愧悚交至無以為心先丈之弃後學固關斯文之運氣而亦奈何季氏才藝旋以能事而下從耶逝者已矣而念寡孤豈不釀涕也某水土所傷朝夕待盡

將無以報　聖上好生之恩是不能不耿耿耳日前每以曆書進納矣今不忍遽閣舊意故呈一件想諒悲悰也餘祝節哀順變以副遠望

答閔寡誨　慎　丁巳十月

日夕懸係愈久而不已古所謂不暇悲人而自悲者是虛語也尹君則又被行遣而得與從者相守真可謂不落莫矣惟對床看書日有新得則今日事安知不爲玉成之資也此疾病垂死此外他無可言者

與郭濟伯　禧　丙辰六月二十九日

統營裨將在彼中者果傳前書否昨回懷鄉便得見

予敬五月廿七日書知以腰痛廢書念不能已想今
痊可耶吾疴後損傷訖今未甦然既於死斷置已久
渾不須関心耳濟伯與之同處所讀何書除却閒說
話着實講論毋負可惜光陰也

答郭濟伯別紙　丙辰六月二十九日

沃仗之禍若謂之起於爭田則誠為不雅然欲明全
彭岭郭詩之邪慝而逢怒於時輩其事正矣雖死何
恨朴守欽情事在其中最可憐然安知其非親意耶
大抵論人之道其心正其事是則雖有小未善所當
扶護奬掖不以掩其大善可也耳仁弘是人倫天理

之大賊雖有可取之言何必至於公誦也且其所謂衣冠之冠云正指牛溪松江而言也其凶慘抑亦甚矣子敬論議頗不能無病敗熟讀朱子書則漸可以消磨矣朱夫子論元祐諸賢治蔡確事見之否

答郭濟伯別紙

沙溪老先生之觝斥郭詩實在於詩之非誣程夫子而已同春之論實遵老先生之意而已其他些小說話只陳老先生未盡之說爾尚復可疑然今日諸君雖曰尊信程夫子而實不能誦其詩讀其書而昧其道則實未免侮聖言之畋矣其於詩五十百步之間

耳

與呂士平　有衡　丙辰

聖人有言不如鄉人之惡者惡之彼以發　毋餘孽歐打妻母及不顧母尸犬豕食之者不可謂非惡則君輩今日事適足為光榮矣況君輩之左袒者上而程夫子下而趙先生則可以有辭於萬世矣然不務學問而徒尚氣節則無有進步處矣須以讀書省己為本源之地如何

答呂士平　戊午閏三月

意外見書甚慰意思且聞君所患瘝可尤喜尤喜此

病日益苦可謂趨死如水也謫邑境外一步不可出此不但於理未安亦累相會之人從此須入思也

與朴敬五　明欽　丙辰六月

守正危困自古而然況上尊程子下慕重峯而遭此則死益有光矣幸毋以少挫而有諭益堅衛道之心而愛惜光陰安坐讀書以培根本千萬之望也

與朴敬五　丁巳二月

近日為況如何不報者書否諸君壯年完氣不憂水土之侵惟憂懶習之不改耳北來連得沃書大都仍昔可喜弟聞函徒復將陳疏以打霜後餘青東隣西

并復將相從於嶺海間矣一惧一喜

答朴敬五　丁巳八月

聞裨来傳前月廿八日惠書慰荷無已此疾病漸痼且聞告廟之啓方張命下則死矣不可得復見矣歲荒命近彼此同然然志士溝壑自有聖訓李延平又提不忘二字以警朱先生此豈非今日服膺者耶第聖訓分明處今人不憚於違反如匿怨友其人是聖人所耻而貴從以為能事至誇於人是何道理挫令人惶恐不知所以為心也

答洪友周問目

出繼他人而絶其父子天性非有君命則決不可也故國法必須　上聞蒙允然後始爲所後者子而絶其所生爲伯叔之親此豈可私自苟爲之事也頃歲公山閔忝奉汝耆之子某以祖命出後其叔父汝耋既服汝耋三年喪而未及　上聞啓下實及其本生父汝耆之亡草廬使服斬衰衆議譁然以爲豈有二斬之理乎愼齋先生亦以爲非京裡諸公則至以爲亂人之倫其心苟起之巫以書稟于愼齋先生以爲汝耆之子雖以祖命爲汝耋之後而既不　啓下則是不成爲後矣豈有不爲人後而不服本生之理乎

前日之服汝耋是誤矣不可以前日之誤而更誤於後日也且不當服而服所後尚云不可況當服而不服本生乎然則李友之見恕不為非也先生荅曰吾之本意非以李友為非以為李友何不使閔家急急上聞啓下然後服其本生以期乎此為未善也云爾不料果也任狂文以與諸尹遂至紛紛甚可歎也先生之論如此故草廬之謗遂息當時事正若為今日準備以待之矣辛亥年李懷德敏政之子某亦如閔家事遭所後喪不服三年物論初則駭異終則帖定矣

答金用九　辛酉三月十三日

遠承崇書稱說先誼愴然興懷緬以感泪也自始汔今才十餘年其間人事之變遷成存沒惟是先丈卓然有賢嗣聿修事契不替舊好兩家之幸孰大於是時烈罪大責薄六年放還仍被恩召妄擬涪翁西監故事冒昧應命屢謝之後旋即南放才一日而還赴國哀又復再退再入苦待　厥衛之日而留疏遂行方以家間營葬未到嶺眷臨老奔遑甚非所宜奈何奈何老先生碑文病且無暇尚未泚筆每切愧悚別紙下詢尤非陋拙所敢承者然既辱尊命輒以所聞

於師友者仰質而求教焉

答金用九　丙寅閏四月五日

老病昏耗半入鬼門茲於李丈来承拜惠書滿紙誨諭挫令人慰荷惟前者僭率文字過蒙寵奬彌增惶悚其他諭及一事彼言雖過而此有招之之實只當自省而蓋新而已至於辨訟衆翁之童甫尚被沖罰此則斯文厄會實係時運亦没奈何慶元年間謂晦翁爲逆黨而其時許多士流無一人出而抗論者無乃此是道理而今日童甫不量時勢而輕犯世禍耶可歎可歎未涯奉際向暑加愛

答金灣　丙辰七月二十日

遠書深賀作此鼎中魚日思火唐此中事不須問也比来尚讀朱子書否此書今為笆籬邊物而亦或比之於洪水只可密守潛閱而難於公誦也相去絶遠惟冀益加珍愛以副鄙望

答金灣　丁巳九月十四日

前日鄙書所言不知如何而今来諭如是也愧恧曷知讀朱書甚勤故常欲其不厭不斁矣無乃以是奉勉耶若是則雖瀆而何嫌第不耘其田而耘人之田是可罪耳

答金澤　戊午七月一日

問書多荷然此何須問而知而亦不敢屢形筆端曩日貴所遭足為聖人壻也可賀而不足唁也然陳同甫遭此朱先生戒之以欽退就新懦趨營悼前猛之句今日不敢不以奉誦也貴魯衛僉尊荷意勤矣有謝書幸褫納如何

答金澤問目

妾子承重古禮則不須言雖以國法言之有妾子則不許立後是使妾子承重之證也今領相五代祖鄭文翼公光弼長曾孫右相芝衍無適子其妾子希蕃

承重故文翼以下神主享於希凿家矣既許妾子承
重則新主祔祭之主人不須問也
父喪中母死以儀禮疏說觀之則無論父喪葬前葬
後已練未練皆服母期而杜元凱則以為父未葬而
母卒則服母期已葬而母卒則三年若用疏說則當
用十三月除服之禮矣如從杜說則盡三年為是矣
先師沙溪先生以疏說為不合於情禮欲以父死未
殯服祖期之禮推之母死於父未殯之前則服母以
期云此則又與杜說少異矣今雖服母三年而父祥
之日以父服行事則無疑矣非惟祥日朔望朝夕饋

奠奠當各服其服矣朱子母喪几筵三年之說盖是王之制無為母期之禮故如是矣然朱子終以父在降母為是耳

答朴是曾　乙丑十月晦日

地僻人陋講服盛名獨後於人愧歎何已不料先辱以書存問死生又不鄙夷有所下詢罙增慙悚不知所喻此早從師友粗聞為已之端而行之不力老矣無成今則疾病侵尋鬼事日迫只得無聞而死矣尋常悼歎而已其何以副高明期望之厚哉惟十餘條問目貪於求教率爾奉報幸於便中回賜可否俾牖

其迷如何

答朴是曾問目

襴衫之制雖在緦禮問解而袖之圍與長袂口之尺寸難以通曉且鶴氅衣之制專未解了二衣全制可得聞其詳歟

襴衫尺度未詳鶴氅之制自中朝出來者亦自不同蓋如世俗折後之制而其袖甚濶以藍紬為之而緣之以黑紬矣

出主而行事固是古禮而私心竊嘗疑之欲奉櫝而行之項以固陋無識之言敢為稟白而文未開

蒙不成說話伏不勝慚悚之至祀事必出主而行之為可乎奉櫝而行之為不可乎乞更垂教

出主不出主此必有義意矣禮既如此何可違也

謹按家禮則時祭忌祭墓祭皆先祭後降要訣亦時祭忌祭先祭後降而墓祭則先降後祭其為不同何意歟楊氏註三献時皆當祭酒于茅沙而要訣亞終献不祭酒云者亦何意歟頗聞其說

家禮時祭忌祭墓祭皆先祭後降而要訣則於墓祭先降後祭竊詳要訣之意時祭忌祭則神主自祠堂遷就于正寢故拜而爾之墓祭則無遷就之事故先

降而後祭也朔望之先降恐亦然矣然家禮之文難可變通故鄙家則墓祭亦先祭矣古人飲食必祭凡祭祭酒代神祭也要訣之意以為初献已祭故亞献終献不復祭也然儀禮家禮則三献皆祭似不可違也

答朴景曾別紙

伊川涪陵之行岸上樵者厲聲問曰舍去如斯達去如斯舍去達去云者何意耶

伊川涪陵之行岸上樵夫云云凡三出而各不同矣惟語類朱子說當為正論也語類云伊川江行事有

二處一本云伊川自涪陵舟行遇風舟人皆惧惟伊川不動岸上有負薪者遥謂之曰達後如此捨後如此伊川欲答之而舟已去遠矣一本謂既至岸或問其故伊川曰心存誠敬雖或曰心存誠敬昌若無心伊川欲與之言已忽不見矣某嘗謂前說不然蓋風濤洶湧之際負薪者何以見其不惧言語又何以相聞耶孰若無心之說謂隱者既言則超而辟之可也謂其忽然不見則若鬼物然必不然矣又況達之與舍只是一事安得有分別耶

謹按此說凡三見而語類云有二處恐記之者誤

又謂前說不然云而以就若無心以下觀之則尤以後說爲不然恐亦記言有未詳也

答慎後尹　丁卯五月十三日

病蟄深山久不聞動靜承此惠書仍有所下詢此無知識惟有惶悚而已然誠意不敢孤畧具別紙以稟此正如退溪所謂如擧子臨時取辦者然慙負慙負時事都由此漢自取始爲世道計及爲世道害悔責無及

答金是重問目

五倫五常同出於天謂之仁行於父子義行於君臣

可也若曰父子仁之所出君臣義之所出則不可至於長幼智之所出云者尤駁矣且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雖畧有所主然義禮智信豈不行於父子仁禮智信豈不行於君臣於夫婦長幼朋友亦然矣今若切切以界限為說則仁愛不行於君臣而嚴敬不行於父子矣其可乎

四端七情之說栗谷先生之書詳矣禮記之全言七情中庸之遺却三者恐無深意也聖人之言詳畧不同例如是也

聖賢之教莫大於求仁若其用力之方則所謂克復

敬恕等說詳矣豈可捨此而他求乎

答李鳳瑞問目

長子無後死則父喪次子以兄亡第及當為喪主而祝辭及旁註皆稱孤孝耶若有立後之人則為長子立後以為承重而既無立後之人則何以為之耶若亡者之妻在則姑以妻為主喪而祝辭及題主皆以主婦顯辟書之以待日後立後耶此有遇此變禮未有折衷故敢稟

故金副提學慶餘長孫無後而亡其次孫當為奉祀而以其長子之妻尚在故其次孫不敢奉祀而曰兄

嫂當早晚立後而吾援主祀則是有奪嫡之嫌必待兄弟生子而立其兄之後不得已其母姑主之此於嚴嫡之義雖得而但禮無婦人主祀之義此愚尋常有疑於心而欲質於知禮者也今承示正與此事相符如或質正而得其定論幸示及也嘗見退溪集有攝主之文既曰攝則其弟權爲主祀亦無妨耶

與南鵬路 溟舉 丙辰九月

直道不挽得罪而去今日事可謂有辭矣雖遠離庭闈勞惱孝心然以尊大人之風韻豈不以范母之心爲心耶此可以大慰千里之懷耳昨者惠書自何來

傳相去三千里豈思神致之耶此衰病鼓瘴只誦老
年光華姿黨籍之句矣靜中日月尤可惜惟安坐着
書以副遠誠

與南鵬路　丁巳六月

時烈白私家不幸老婦奄忽喪逝遠地聞訃悲悼不
自堪各在東西聞問隔絶意思不可言窃聞去歲有
名宰作書奉問云可知正論不至全亡也天下萬古
豈有扶程于一脉而終不得伸者耶惟冀早晚着書
惜取寸陰以慰明友之望

答南鵬路　丁巳八月

即者豐陽台便来傳三月五日書喜豁之心不以遲
速而有間也時烈私門不幸老婦見背千里聞訃傷
慟倍切未知信後起居如何比日龍村書褆聞尊庭
安健喜慰無已此雖無瘴濕之侵七十之年浦柳前
衰何望久視且聞時論益急朝夕待命命至則死矣
亦豈非天耶張台高義可尚諸君所以遡其本源則
實由於尊尚程夫子苟非章蔡之徒誰敢恕然於諸
君耶伏想尊庭之意亦以此寬譬矣幸以尊庭之心
為心則不待人之寬譬而自安矣夏間付一書於便
中早晚或保傳達矣

答南鵬路　戊午七月

經年問鵬一朝見喝千里反面喜可知矣宜亦為士林之同慶也昨得路中書謝戢無已風霜之餘倘志節窃聞不然歲寒之操喜今親見也老物殊殊欲死他無足言

答南鵬路　己未二月

去歲一番往復目今環以重溟意謂非人力所通之地今茲手札旁到豈是化工使海神運至耶承審侍奉之安又以為喜此猥蒙　聖恩至今含生只思糜粉而已任大仲在時能與就習耶聞其賦政冷泉仙

區揆却主人笑可歎

與全亨叔　克紊聖叔　克念强叔　克和　庚申八月

日者紛冗不得說話迫今耿歎此疾病侵尋朝暮待盡旧時淡山不得重尋惟追念慾尤思補往昔而情力已耗氣質難化只自憐悼而已梶黃士忙此古語也況此奇窮素不利市方此利見之時雖欲奉叙而還為不頗也窃想點頭未衣聞此當發一笑也晦翁先生當同甫赴舉時以為從此騫騰恐未暇尋此叙寞之濱正為今日準備也

答全亨叔聖叔强叔　壬戌四月

非意承拜問書慰荷無已此宿疾彌留靜誒畋盡之日此外何言示諭備悉此事去冬猥承清問不敢終默妄有所對矣茲聞一長者献儀請出楊氏云云不勝驚悚也茲事体大不可若是其率爾也感僉賢崇賢衛道之盛心猥越及此還增悚仄

答全聖叔强叔　庚申五月

去歲修敬日不謂尚今命延重見盛札復奉伯氏也示諭縷縷非此間所敢聞者況上天至仁雷威未霽跼高蹐厚猶為歇後語則来書之云窃恐為傍觀者窃笑也别紙此是斯文重事蒙陋末學固不敢上下

其論況此時節尤何敢容喙自同餘人乎昔程先生
故自涪州而猶曰時事雖變某何敢變惟茲時義想
高明之默諒也

答全强叔　丁卯五月

世道壞敗至於節義之人并被誣斥此由於道學不
明之致畧究源委要以警於頹俗矣不料舉世忿怒
洶洶未已方此杜門悔責以誒譴罰之至此時忽拜
褫中惠書如奉積阻顏面慰幸不可言時人紹述曩
時事傍觀者亦如曩時無恠也佔畢齋追典未知章
甫或後承已請於朝否孫兒復入玉堂則欲使詳考

而議於可議處耳

答朴恬　戊午三月

偶幸並世而尚阻英眄此不但倦遊無四方之志而然亦緣左右高蹈深閟不使人知也何幸茲者猥蒙不鄙先以手札惠然下問自愧孤陋逢緩而驚悚亦深矣伏想靜裡工夫必有富有而日新者而顧乃自諉於譜牒之編豈亦韜藏實功而以此自掩也耶此事誠左右之餘事然考諸程張之訓則其所關甚重而承亦將刊行尤非小幸也賤系果是高灵孙甥即欲承命錄呈而有些記不起處當俟日後更考外藉

也

答朴悟　庚申七月十一日

遠承惠帖如奉談晤始知書不如面真虛語也此蒙恩赦還此何曾夢寐所到感激兢惶措躬無地譜牒印本敬玩無數此使半朝廷縉紳知其未處此非小事如愚者與有幸焉相去絶遠未有奉晤之期暑潦加愛

答丁生　錫俊　戊申六月十三日

相去夐遠良覿無期但有懸想而已暑潦斷人之際奉拜垂翰聞有脉下憂奉謝之餘還增仰慮也先銘

姑也或謂末端一段當有所諱故瞿然欲改之矣其後士友之論則以為既是徵辭不改為是故姑且仍之未知彼中論議如何幸加叅證因便示及也此久未鐫職懾處愁居屢上祈免之章益增罪戾之積未知終如何出場耳

答韓廷羽　丙辰正月二日

地實東表相聞誠不易事忽得適中書如奉顏面慰不可言死葬蠻土實其本分而只耿耿於心者　聖祖所賜書冊藏在華陽無人守視長在塵蠹中惟此死有餘恨耳華陽時所講今能温理否此不至全抛

而衰病日侵不能自力只歎壯歲之虛負也

答李載　己未元月二日

昔年俯和魯峰韵已仰風儀一二矣即拜手翰且有一峯新編諷咏六七回信乎其泱泱而諷諷也恕而不貳也只聞有猥及蓬海者相餉不足言而稱道不實誠使人赧汗也窃有所献以報大惠以此聡明才氣俯首於魯論小學等書何往不至窃恐以付畀之重句於一藝也黃生二氣風日清和正是詩料新有所成不妨投寄也為此有違前意此與李公擇戒子瞻作詩而猶送筆墨何異可一笑也来編奉留並諒

此間事不足洗聽也

答金天挺

不憂軒遺稿序文至遺紙地以速之鄭重之意何敢狐也第略者一過可疑者甚多以大者言之則　本朝政事未嘗以聞於　皇朝而今曰以舉逸民丁某上聞于　天子云云則未知有分明可據乘史耶若以為入於　文宗請謚之狀則容或有之而今此云云則似若以此事持聞於　皇朝者然似甚失實矣　文宗陵乃顯陵也顯陵無碑而今曰　陵側封碑而稱舉逸民丁某云云未知何據而云耶

睿宗大王在位只一年也而今其墓碑曰　睿宗五年授正言云云此尤大段難言不可以聞於人者大抵遺稿與墓碑所載不可徵信如此如此而猶敢作序則作之者與有罪焉以故本稿與碑文及采紙還封以納幸乞諒察如何如何

崔文昌持論之士或以仙道疑之然國家祀典甚隆何敢輕議申公晚節或者頗不能滿意然既是已卯之人則祀於遊宦之鄉烏可已乎至東西配侑之人則一鄉之所崇奉必有過人者而此聞見孤陋何敢議焉若其以申公主壁而以丁公配食未知當時抑

揚之論果如何也抑以大節論之則申優於丁而然耶事体重大非末學所敢商量也

答具致謝別紙　乙卯三月十九日

示諭羅緯等事此何足恠利之所在固衆趍之途見利不動是士君子也何可以士君子責於彼輩哉記得先尊丈當日事為之慨然興懷也任瀾既倒誰能以叟手障之哉然切勿以語人恐速戫頸之禍也

答具致謝　戊辰八月二日

阻奉此久戀思可言即拜遠書慰謝無已此老病日沉朝夕待盡此外無可言者所詢契禮禮有中一而

祔之文所謂中一者孫當祔於祖而祖廟有故不得祔則祔於祖考之祖是為高祖尊家變禮恰恰當用此儀矣鄙家亦然耳

答全瑜　丁巳正月十七日

意中見書不覺心眼俱開也信後歲捜緬惟日有新功甚慰朋友之望也此何足言共與死為隣而已世道一變人情可見一日復主不當止於三也千萬致思也

答吳尚國

書至甚荷此中事不足聞也溪山雖好只遇主人不

善丹崖翠壁盡入謗議中今此清明之世正宜各奮
智力以需時用何必涉跡於危怖之地自蹇其行耶
以故凡有欲來者皆揮手而辭焉幸諒之

答辛貞甲

省式賢胤來遠承哀書謹審哀履支安慰感無已賢
胤久別之餘乍逢還難只增缺然而已所諭禫時追
服人雖依疑禮問解不敢忝祭然祭時以衰服伏哭
於外次恐無妨也鄙見如此更問知禮處行之如何

答辛貞甲問目

遞遷神主嫡玄孫與庶曾孫承嫡者何者當先奉

耶

當先奉於代近處

喪妻未及期而遭父母喪則妻之練祭與期後祔廟之舉何以為之耶

父母葬後擇日行事似可

前後室葬法或有以品字各封者或有合封者祭則或有並祭三位者或有當夫忌祭則合祭前後室而至於前後室祭時則不得並祭者主櫝則或有合櫝者或有各櫝者何者合禮耶

先儒說多有所爭詳見禮說墓則各封合葬皆不害

於禮意主櫝亦然祭則只祭當位乃是朱夫子之禮而並祭考妣亦不害義鄙家則自先代皆為並祭夫

兄弟及妻嫂祔葬之禮如何

兄弟則祔於祖又傍妻嫂則祔於祖妣傍自有明文而兄弟若有夫妻俱沒者則當合櫝而祔於祖考亡者有子則當立別廟且妻嫂之祔祖妣若有前後室則當祔於夫所親者

主婦或云亡者之妻或云主人之妻何者為是耶

葬前則亡者之妻為主婦自虞以後則主人之妻為主婦而亡者之妻若無則主人之妻為之耳

挽章請於人如何

本非禮意而自主家請則亦是浮文近見尹權諸家皆不用之耳若不求而入自為之則其幸可言

答柳斗寅　丁未

歷拜恐還以為限即拜垂書感戢殊甚三年內祭祀器設既有先儒定論哀雖侍墓往來行之恐無妨也但翔望之恭與几筵殷奠相值此則兄弟中一人可往以行耳前書亦至而病且撓未及答送當即送後日耳

答朱棐　乙卯

心是一箇虛灵底物事故舍之則亾去然懲於此而
欲一切把捉轉見躁擾而亾失尤甚正當勿忘勿助
使此心虛閑時節漸多則思過半矣大槩私欲悪念
却易驅除而惟泛泛閒思慮乍往乍来者尤害心術
先賢最怕此物事後學最當深念也除是争掃一室
對案看書則自可湊泊此心而漸見虛閑消息也須
以此試之如何

答道峰儒生申喜澄李碩亨曹一會朴恭初

伏承僉尊下書撫存已非尋常嘉賜仍且愍恤窮途
共垂仁恩自顧無以蒙此則媿感惶悚久猶靡定也

盖此罪戾南北遷移其窘迫飢寒理所當然然　朝
家正以此困苦重犯使之懲艾改悔也如欲免此則
正朱先生所謂不受天理也以是甘忍辛苦矣不出
咄嗟語矣茲承腆惠極知僉意之所存而若使朝家
聞則恐亦添一推案也然僉尊高義有不敢孤謹已
拜領區區此意想蒙矜諒耳

答月峯院儒　乙卯三月十三日

負犯甚重以儀者之言則止於流竄實是　聖恩之
罔極耳禦魅窮荒靜誒敀盡之期伏蒙僉尊遠賜問
札副以溪藤海菜之惠仰認仁私不容盡謝盖久矣

此義之衰息於世也然施之於無狀罪戾之身則不瑕有黃流尾垂之譏耶以是惶恐又不能自安也時烈八居以後疾病危劇幾絶者數矣今幸畧有生意亦荷 聖主之至仁也相去不啻千里之遠此後嗣音無只祝令尊各增神佑以副遠望

兩祠諸賢賜以腊胙重禮挫知鄭重之意第顧此身尚帶院長之号非但自已之無謂其在聽聞豈不駭怪以此不敢拜受謹以還授来使伏未知令賢能賜諒察否自聞錦城事益不知措身之地也

答月峯院儒　乙卯七月

記昔蔡西山謫道州楊子直不敢問朱子微責以為
澹庵在海外時日與知舊往来酬唱而秦檜不能盡
捕而殺之朱子時風俗尚如此而今僉尊乃能遠遣
耑价垂以問札而辞息鄭重有踰尋常又有溪藤之
惠既自愧無以獲此而又歎諸賢之義有非古人之
所及也豈激昂於朱子之訓也耶時烈始自謂顛仆
於道路及至于今尚保形骸豈我　聖祖昭鑑賤臣
褁曲俯賜矜覆而然耶伏惟僉尊共賜諒察

答月峯院儒　庚申七月十二日

伏念今日生還非以賤臣萬一有可恕之道只是

聖德如天凡有含生之倫咸在所愛之中故賤臣者亦霑涵濡之私沐浴歌頌啚報何由只有看書閱理改過遷善以不孤　聖主全活之意而已此外則不敢有所知也伏蒙僉尊猥垂問札至感親賜臨訪此宜非么麼有罪者之所敢承惶駭赧蹙若無所容也

答松潭院儒

罪戾餘蹤蟄伏空山不敢自同餘人伏蒙僉尊俯賜問札仍有所伴恭領至意不知攸謝時烈猥蒙　聖恩生還舊棲若得檢理書籍閱理省已則庶収桑榆之萬一而年岭已耄精力頓衰恐無其日永爲泉下

之恨也曩時虐焰之燔空得賴佥尊之撑柱院事不至墜廢迩聞風義不勝欽尚也

答瑞峯院儒

童甫遠来詳致佥尊俯教之意皇悚之私不容名喻顧念時烈本不足滓穢文林之末而無且今日蹤跡不比餘人蓋以負犯罪累前古所無雖蒙　聖上洗拭其在賤臣訖有負霜之心矣以故賤臣所居懷德清州及石室道峯等地皆不敢更為側跡今忽冒循佥意豈不為他院之所詬罵耶區區所懷已悉於金上舍尊前而復於佥前拱手而請辭伏乞恕量幸甚

下貺物件又有不恭之謙謹已拜領並惟僉尊下答

答瑞峯院儒　癸亥九月八日

伏蒙僉尊千里專指有此勤教而辞意鄭重有非賤陋所敢承者伏讀良久終不知所以為對竊覼来意若將以此漢為院任之長者然此則尤不敢聞命粤自老病謝事之後　聖上恩旨不翅繾綣而禮律既嚴不敢違越故不免一向辞遜則　聖上寛仁亦不强迫況此院任其敢冒昧承當乎僉尊若知此漢情事則必荷矜恕矣所送膰胙等物切欲還付来使而惟此餕餘事体尊嚴有不敢慢謹已拜領並惟僉諒

答草堂諸生

隔一水不相見見此問書喜荷無已此胃症益甚長卧書齋甚無意趣也水未落相會未易須温習舊書無事時靜坐存心亦一事也閔生乘危而来令人栗身後勿以此勸之也

答鄭混源涇　癸丑九月

書到知安味慰此心閔家事昨宿於門長門長納招時須善為說辭然後庶可善出場矣窃伏聞　聖上榻前所教則以為宋某則無所干涉云此欲下脫賊臣而專罪閔家也其實當初高生晦以曾聞於我者

質於朴進善而朴進善以朱子說證成我言其實自初至終皆是我為之主也昨見朴進善疏草亦以我為本根今為門長亦當從實納招為可矣此事須續見示如何

答鄭混源　丙寅三月

非意書來倘悉示諭何慰如之續集刊布勢須如此然凡百須議於光城兄弟而為之似好今日世誼之篤而相視如一家者此外更有誰哉仗城之示令人欣企第未知無有魔戲否日錄終荷填送則何幸何幸此等冊子於貴宗不可不家置一件也

答鄭混源　丙寅閏月

病卧山谷意思無聊忽奉来書殊用慰豁續集欹枕乍閱其可疑處别紙錄呈大槩此書不可廣布以惹事端須與仲淳正字相議也觀時錄趂荷補送極幸極幸碣文義不敢固辭然此時則多有難便者姑徐之似宜矣

答鄭混源　丁卯十一月

相聞之踈何必云云請謚一事壽洞之言既如此則復何遲疑只文谷砥相既已去國則更無得力處是可慮也試回打愚稟於右相如何碣文第使後演持

狀来見也光城驪陽相継喪亡金判書謫去時運所
關奈何奈何

答李厚蒔

老去情懷無時不相念無何問書忽至仍以諭及大
事荷意深矣第末行所書四字似出意外或是偶然
之發耶更思之如何此自春徂夏家染熾發末乃身
患毒痢久在死生間今幸少歇而亦難必其復為平
人也別紙此亦以小幅批送幸即與閔爺商量如何
於中於外若非此爺兄弟則難與言此事矣

答趙匡漢　甲寅十二月十五日

来書良慰此兩月懾慮　嚴命尚不下方在鎮川之僧舍席藁祗伏耳窃聞卒哭後臺啓將發從此遠謫則將作夢中人矣若過磨天得尋文烈公遺蹟則誠非小事也

答趙匡漢　乙卯三月八日

行到鐵嶺追想文烈公先生徒步跋履時為之愀然今見書示一倍愴歎俯仰今古如斯而已吉州人即来相見為請祠記許之而未暇也此危症才歇而相續發作者有之然一死之外復有何事

答趙匡漢　丙辰七月三十日

見書知安昧慰昧慰此中事不須言也惟沈仗之禍言之痛心恨無一金堂長也今番呈文不舉郭詩非尒程夫子一款云信否文元先生之請去郭祠專出於此而反問齒決可乎月来存没不得以時聞切可念也然在諸款則榮亦多矣須頻候月来可也

答趙宜漢　丁巳十二月二十八日

庚琴二生至見書又詳聞近況昧慰戀思五者翁傳當補當改者一依来示此間新得痔漏之症洗洗度日此外無可言者聞峽中稍熟得免苦鼎之憂耶豆粥温突只可觀書幸無放過此外則鐵笔事絶不掛

口幸甚幸甚

答趙汝漢　己未正月十四日

来書縷縷讀来心醒此中事何足問只疾病侵尋死期不遠恭俟符到而已新灘事可惜其不避近嫌之嫌也渠曾有書来問已以鄙見答去蓋不出来示之意也然此則小事時事如此而無人效忠如重峯老先生中夜撫躬徒有慨歎而已

答林瀚　涑別紙

禮曰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喪妻之黨雖親不主以此觀之則夫之侍養孫當主

林氏之喪而但若有難之者曰妻則然夫妾亦如是乎云云則此實難決之爭端也然禮又曰妾婦祔於妻祖姑則是夫家主妾喪之明文也然亦有自己遣言頓屬於私親則此亦一爭端也似為難處然以執禮者言之則必從前說自俗論言之則或從後說其是非從違當於此決之而已愚以妄論禮說得罪於公私方在困辱中不當更有論說而左右既誠心見問故不敢不盡其愚幸更問於忠信長者而決之如何

與李師頴

丙辰十二月二十七日

續見書不覺千里之為遠第此見周之物胡不聞貧者不以財為禮之義乎雖或至意實切難安之心也此病益加矣書亦廢矣外間紛紜咋皆攸攸耳墨溪詩文有所得者接續寄示也自餘只冀杜門看書以自培植都為血氣所使者終成脫空而已

答李師顏　己巳四月二十七日

来書見之甚慰今日截頭穴脇正如翻覆手惟冀杜門看書勿與人来往以保性命千萬之望某人聞與其族人酌酒相賀意氣揚揚矣弃官痛哭者無乃浪傳耶然痛哭與揚揚只可任他干我何事亦不須說

及也弟以天理觀之則宜其有耿耳

答姜孚精　丁巳二月

汝之白是倘悉吾與承碩好得相守矣今送白金皆相親諸宅所送也今日此物為士大夫所以汚身者故不欲入於家中又不欲令子孫見之故皆不開封而給汝汝可用於墓表之役不欲用則留給承碩為可然此說切勿出口諸宅聞之則必以為未安非但汝不出口亦戒汝碩三碩使之勿言為可

答姜承碩　辛酉四月

樞皇來見汝白是知好在可喜吾新得兩股不仁之

症悶苦悶苦八味元自此有可劑之路須告洪進士
勿為留念為可蓋故来之後則一切不欲相干於京
洛矣翔麥亦未知本末當問規例然後用之故姑不
開封矣已来者尚如此況復行下於樞府乎

答姜承碩　辛酉五月

白是倫悉碩鳴本官已為治罪善元則今欲痛治矣
長彦今茲得官　國恩罔極而私分則不安也此兒
歷訪親旧時汝須隨行一一指導可也本府捧上時
十分謹慎勿忝乃祖之望也秋涼受由下来可也

答姜承碩　壬戌正月

汝白是見之矣汝之公故如是則何必下來昔日之言則意以汝無故而或可往來而已非欲其以私廢公也朗善公于昨者來到極用驚惧即即謝絕以遣矣汝亦何故數數往來于其宅耶與凡士大夫不同汝須知此意也

答姜承碩　癸亥六月

汝前後所送邸狀一一還送此於山間人似不須見而亦不得不見者近日吾之姓名頻挂於其間云不可不知故喜汝之覓送也汝白是亦見之矣

答姜承碩　癸亥閏月

汝之兩度白是皆見之矣朗善君云云非不知其意
切迫而八十老人大熱作文不亦難乎且聞時議紛
紛詬叱多端中心懷恐尤不敢製副此意告諒于本
宅可也

答姜次碩　丙辰正月

見汝白是知好在昧喜昧喜此中與承碩姑得無恙
矣汝尚未得妻耶切毋得公私賤以負我　先大王
贐良之　聖意至可至可

書

上仲氏　己丑五月廿四日

國恤歸隕同挫如弟猥蒙　光寵永絶報效之地尤切崩摧即日炎霾侍奉外諸況如何弟脾症轉劇嘔一匙外不得再吞瘦削日甚悶悶蓋以素食致然然不忍開素矣月初為率尹女津送人馬則過十數日不來不耐憂惱力疾親迓遇於懷鄉實有雖谷之狀還與至鎮座矣不意新旨尋到辭意誠懇令人感泣然今出實非尋常自揣已分寧可有助於　新化耶

以此趦趄躑躅無以為措函丈及諸友皆勸出然自
已狼狽安得不顧也

上仲氏　己丑十月七日

數日前因河諫議拜書且呈一封雜紙其已登徹耶
昨拜兄主在懷鄉書始審嫂氏有患驚慮因涯弟昨
朝獨蒙引接再三恳乞　天語丁寧叙舊如平日勉
留甚勤不得已為姑留訃復於　經筵欲再乞而退
耳然看朝廷意似有苦挽之意故時更當有不請之
端以是為慮洛下爻象比前稍安盖於三昨　命罷
申冕等九人故其勢少沮耳尹飛卿子日來問字為

言其家欲於冬前成親頃速回報示五柱云耳第在京時定議而改則似好矣

上仲氏　壬辰元月十八日

料外伏承下書伏審康迪慰喜無量愛卿夫再昨往来天只平寧云矣方修辭疏無進崇善之說而即見朝報徐祥履以救樂善之遞　聖意可知雖知此疏無益自不能已矣今日拜疏則再明托以尋醫而進去矣

上仲氏　甲午八月十五日

承審天只仍安漸健忭躍同已只是老谷事慘不忍

言然只慮嫂氏之難支而已其喪豈不便順哉京耗
無異聞来日歷拜函丈為傳洛中兒童語云三公何
用可作具相鷹食云盖具相愛鷹故云云矣学書謂
墉削出於静科則出於元而及其受悉則皆委於謙
選云矣且頃日慕華　舉動教云吾於宇遠刻骨痛
心而不敢遞差者恐得罪士論故也其後備忘亦有
此教此乃有所指云云故人皆為弟危之云矣洪論
已發或有立異者玉堂當處置慎也夜半承碑詣闕
峻斥救洪者故論者謂文之死慎之諛足應水災云
学書又謂虜人責質　世子則　上意堅定閉關兄

葦正當赴難云云而玉圖覓送矣所言甚多不能悉記

上仲氏　戊戌七月八日

比來潦熱氣候若何弟在清徼聞　上候失寧至木川山寺會鎮川沂伯以急足報鎮川　上候甚不豫令鎮川通戒速行遂日行一程今朝到弘慶寺前所乘馬失足於小石磎身則無恙而馬則殞斃是爲鎮川所贈也可歎才到振威地則水原令公以急足傳致沂伯書則知申金佐明入侍　大殿受針時　上氣微不能語問宋某來否故使沂伯通之水原問知

行期以為回　啓之地也心神驚動即疾驅到水衙明將侵曉入洛矣今日之行幾百里氣甚綿綴此悶不可言

上仲氏　辛丑十月八日

于婦昨已入土悲慟莫逮今朝與李令相向而哭明日便當南旋矣猱婦亦隨行到彼飢餓有不忍見者矣事事酸苦奈何奈何二弟亦同旋祔後當各歸耳二雉一筒依受水部事不忍言也夏部欲援弟以伸彼先曰人相報而於　榻前啓以營葬移納宋某亦未免云弟實有此事固無所害且彼若曰弟有得力

處亦為幸甚矣即日拭任聞之則京中少輩以為吾丈雖有移納之事而以租掇米則實無是事將上章卞白此事挫跋不但聽聞之苦水夏豈以弟為不知耶今方曰拭挫力止之而未可必挫悶挫悶如見隣守幸察氣色如何草山弟姑以權葬于此為言荅村似好矣

上仲氏　壬寅九月九日

即自荊江祗到初四日下書慰喜無任韓即蚊相聞果以難救矣常愛其端良矣豈料其如此耶弟痢症久未已昨者聞武仲来訪至金槩家病劇不免力疾

往護弟疾添苦四日始得還家耳仁山弟為渠周旋甚力昨與武仲說及則欲試於稍大處恐不能得之也武仲將欲邀見方伯於燕歧而方伯仍欲左廵云故為裁一書褫上矣未知能至否乎來月忌祭次當吾家云預備以送如何今日少輩誠不可說然在長者之道只當以公藝為法矣昔年厚姪甚詆清陰作叔父銘不滿意侵及於弟弟則笑而受之矣去月春兄荅書後於其便故今茲追上矣野村無書則難曉然此弟家決非相悉者也最可慮者哀弟也荊江事憂端漸起見之愍然禮褫書亦承之矣弟家年年負

債至於米五十餘石今年則不可更通勢將竭盡以
畢而糊口亦難欲整往江境食妥叔所與租而彼中
業中無異京中以是次耳耳十月初一日是板橋大
祭油清回便下助如何冲僧事絶不開口笑不料城
主言之大廣流入于竹洞竹洞言之於元相家金澄
聞之而言之世禎世禎馳報於禎今者諸宗怒氣如
火恐惧如負罪人今日嘉樞亦不敢出迎矣

上仲氏別紙

凡喪父在父爲主者奔喪篇之文也婦之喪廬卒哭
其夫若子主之祔則舅主之者喪服小記之文也二

說不同誠可疑也然以服問篇所言則命士以上父
于異宮則庶子各主私喪所謂父者舅也子者夫也
虞卒哭比祔事体不同故虞卒哭則其夫主之而祔
則舅主之矣若非命士以上而父子同居則無論虞
卒哭祔與忌而舅皆主之矣

上仲氏　丙午寒食後日

下書謹承　毅日来体中若何此中昨日無事立碑幸
甚只篆石未及加蓋所造者不相稱欲改而功未及
故也此工一日鑿臺後始覺前篆之不可用毅日伐
他石功垂成而誤缺遂釘他工所伐者并使三工而

猶未及盖此工終無所成而其用力則勤矣若以米斗酬之則似當多不過十斗矣遠人久留未安故謝遣之耳嶺疏未聞的報而金壽弘徑被削板之初不勝未安盖渠既作弟書不送於弟而傳示遠近今日嶺外之皷篾實由於此故李敏叙諸人主論而劾之弟則得其書而其言陰慘故不曾示於人矣昨者奎瀓與春兄始取去矣下送諸件謹受杆城曾以斗粟年譜印紙作書求請矣昨夕又書来申之矣

上仲氏　丙午四月十三日

忽於持令便承拜燈　下書慰喜無任弟亦依遣家

鄉雖隔終日無客是甚好矣　温朝屢下召旨則何敢終始無動然只欲於　回鑾時畧進耳今番事得見　行朝諸公書其喜樂之意幾欲飜山矣然其可憂則有甚於前矣豈有久膿而終不潰之理也李翰林遊甫曝晒太白時得安東祖妣誌文及高祖妣挽辞以示驚喜不可勝欲追刊於族譜而未知諸宗之意如何一本書給黃山兒輩如何史判任巡別紙呈納覽後投與黃兒也灵沼亭記弟作也伯邑考事文王廢伯邑立武王漢人謂武王為聖庶奪適今嶺人專以武王事攻弟而政院玉堂館學疏無有執此以

攻破者可歎水部乃金壽弘也

寄學姪輩　己丑六月三日

滋潦侍奉佳安喜慰吾以病無有義理透不過處未有必行之意諸師友講說甚多且聞朝論挫峻故不得已為暫出即還詐衝泥之行政不宜病人悶苦悶苦此間往復甚多頗見散失只餘若干幅送去須領見收在也未必無益於人事上也此外勤勉為妙

答二姪　乙卯閏月三日

見書略知彼中事甚慰甚慰吾昨移山谷頗無風氣而虎豹縱橫是亦一鎮也然有命焉所恃者此耳前

書見否荼汁須與尹家也吾自聞其喪日夕悲慟久而未已豈非其賢可惜而然也

答學姪　乙卯十二月四日

見書知兒病之曾劇喜今向已也吾所患一樣耳旺得文谷書則其文字欲待更示而泗葦今番送人可謂宜矣龍華事如示為之可也今日急務只以此事為保命遺種之地而已祭需定式時未得與二弟商量耳方議立表貴玄祖母墓此實先府君乳母也其死也哭而奠之每過也下馬焉吾輩宜不可忘也吾已出步木一疋汝亦依為之

寄學姪　乙丑十月廿四日

再昨尹女已入地中倍切悲念五內如割猶為歌後語也朱先生喪子而曰不如無生常以為何至於是今日身親經歷果知其不我欺也日者以葵期漸迫悲傷過度無且着役墓所以致生疾不料改院徵稟猥蒙　遣醫恩命惶恐感激罔知攸措方服大醫所命之藥未覺有效敗然至今持支安知不由於此子汝之役延海上無非職事何敢憚遠須隨處勤謹以事上官可也汝之寶文租取用五石以裹好音葵事可幸可幸蓋彼家自是旅邊而又值兵歉如非親戚

聘恤難以成揔也

答學姪　戊辰

昨有書未達而見此來書知侍奉之安為喜不已此間疾憂何可言昨昏聞其甚慫犯夜往見昏倒不省人事此中景象如何如何幸家所問只當如樂靜所行矣蓋本朝士子於　君喪不異於卿大夫自與古之有官無官之說不同也第聞尼尹必欲立異於慎老之論力主無官之說故時人皆從之未知幸意如何也

答命錫　丙寅十一月廿日

書来知色憂尚未全除慮念深矣此中晦疾發作無時且聞疇孫破格入南床雖循例之除尚且有匪分之懼此時憂皇何可勝言昨見方伯書亦以其子為念不知者必以此為餙辭矣聞臺諫方攻李判府禍釁已兆矣奈何當初不欲此孫之出身蓋有深意耳盈德書見之深喜答書須付的便也

答族孫三錫　丁巳六月十三日

老婦之病固知有今日久矣只聞訃於千里之外而又以時論之急蒼皇蒙葬於淺土此尤人情之至悲者也問書遠至味慰意思此間事疾病危苦不待刑

戕而半成兒朴矣君比讀何書貧悴困阨實天之所以玉成也惟冀益加勉旃以副宗族朋友之望千萬之望也比得諸人書尋常窃笑也惟杜門部掃靜坐佔畢外間人其奈我何也

答族孫　庚申六月十二日

歸自海外見此尚書雖知至意所在有不能已者而貧家遠仕事有未易還增不安之心也吾七載之間人事蒼茫有同遼鶴但見累累人情到此難免愴涕時事變改中外歡然而不知憂恤人之視今恐如昔之視人也幸勿隨衆喧囂使識者從傍冷着也

答族孫　甲子正月十九日

不得相見遽成千里之別古人所謂非復別離時者非耶来時略使奴婢分送瓊膏実聞其垂盡不敷恨甚恨甚所問疑禮此不當問既為吾父之子何間於本生與否從此相問益踈惟祈平心善攝以副遠望

答族孫　甲子六月廿五日

見書知去城上出居陶山陪叔父從諸從湛樂度日挫令人歆歎亦知今世自有邵子所謂好田地也吾大病餘喘尚今在牀未知留此半尸將契得何等事耳第以尹書之故一番人謂我為僞學自敗僞學二

字是慶元間好題目相持以自詑也

答族孫　丙寅六月廿六日

潦熱此瓵未委侍外調攝如何頃者書自何傳到極慰憙思此中日以晦孫之疾心神煽煎殊非老病所宜奈何奈何鄉里醫藥尤覺阻閡搬置此間殊失計也此遯世離群抱木枯死自是本分而頃以大全劄疑不免冒上自列之章此實無狀所致而亦豈非此書之厄會耶黑水之禍可謂甚於懷襄也調攝之暇能近書冊耶閉閉靜觀还有意趣也

答戒人

朱子答蔡季通書復卦註貞復
兩復之當為解然矣然何敢遽加刪削耶欲依別考
例於其篇末註云某書以復卦為主之復恐解字之
訛云云未知如何
答戊人
朱先生論諱法以為寫時不真校訖時不分明如是
足矣若其改出門庭於他洞而哭做他洞則於事固
便矣然地勢固有不能如是者難可通行不可通行
則非道理也
答戊人

退溪集十廿四板所論能與不能之說甚可疑若以
朱子說揆之則敬是所能持敬主敬之持主兩字是
能也主一只是持敬之捜名而切言者也於主一亦
有能與所能之辨一是能也主是能也今退溪以敬
為所能以一為能既失之矣又自覺其不安故欲於
一字上下著主字又有繁絮破碎之病矣大抵主一
謂心應此事則心主此一事而靡他無事則此心又
專主於靜而無紛起之患此所謂主一然則敬與一
只是一事何嘗有能與所能之下乎此處幸明示所
疑之得失

答戚人　戊至月

前書孔子告顏淵告仲弓之示謹悉之矣只與鄙意大相反今日內自宮闈外至閭閻無一不病者專由於私意之橫流此而不去雖孔孟程朱日侍開導亦何所益哉故愚意則當汲汲以開悟　聖心為務俾聖心曉然知其本末緩急之所在而一日之內轉身出來以立標準於上則雖今日國勢危急如此而萬一有扶持之望矣且　聖心如知學與事不是別件然後聞一善行其善明一理推其理不使學問從肚裡過然後乃為有益矣竊觀　聖上於文義上未嘗

不喜聞而及至格心論事則便收頽色然則其所喜聞者亦徒然耳豈所謂筵席徒為虛設者耶若如来示則七年病求三年艾已是晚矣從今亦不蓄而終至於死亡豈理也哉且齊宣梁惠宋孝其氣質未必相同而孟子未子之所進言未嘗不橫堅激切而但有詳略之有異耳若如来示則孟子對齊梁許多說話及朱子戊申封事延和奏劄皆為剩語矣況孔子告顏淵仲弓語雖異而其理則一故曰從事於敬恕則亦將無已之可克矣然則克復敬恕果是異事乎且吾輩在此日荷恩眷於　若德國事絲毫無補尚

且低徊不已是甚道理況非徒無益而論者反謂有害如琴巖月廩之請愚意則只以當此年年賑饑汲汲儲餉之時擯財於非得已者為可惜矣比聞外議頗以不避嫌疑為言第則只聞於一人矣豚兒所聞則非止一人云試招此兒問之則可知矣

聖上不能祛私意本是病源而又以此等助之識者之不能無疑衆口之爭相譁咎何足怪我大抵上来之後略見朝廷氣象憒憒泄泄無一可恃而所恃者只　聖心而已今以妄見窃嚮則似欠樂聞過勇遷善之意賤臣不得不一言以警欵然只及於修身正

家而已其他不敢槩舉矣今竊觀來意則似猶以為
迫切高意亦如此則尚復何望哉且賤臣猥蒙　聖
上懸念使處閑地雖沒齒於　輦下有何不可只恩
遇日如此是大段事也賤臣之欲去正在於此而如
受台尚不諒此意反欲幸一踰分之異數而不以聞
於前席甚矣相知之難遇也比來賤疾日加或終日
不能舉匙終夜不能交睫有時咳作則倒盡膽腑食
頃而乃止極知死期之不遠矣以此極欲乞敢而至
今遲留實是可恠者也病怀無聊妄此罄竭幸恕諒
如何

思兄所規誡有之矣然亦不記與別人說此說也曾往黃山略將稟證今於其行又以奉献豈曰是滲漏耶可怪可怪然豈若思兄之所謂乎蓋曰既出之後聖恩添加轉動不得則不如堅卧之為得也若其不得已而出則亦須有擔當轉移之機報謝君命豈止於奔走僵僕而已哉昔晦菴夫子被對垂拱曾以君臣父子之義為救世之急務今日之勢何以異此切祝鞏竭忠誠為天下扶綱常如何云云弟之所言欲其扶之於出時思兄所疑反若以為扶之於退處者

然忍是傳聞之誤也大抵士君子拒負重大而扶持此物者無間於出與處也出而扶持者以扶持而扶持者也處而扶持者以不扶持而扶持者也何必以出者為不得扶持而處者為獨扶持哉士君子出無所為而處所無守則烏能為出處哉且思兄所謂方物出謀合從否去俱是常時進用節措常時固應如此遭變者豈可無斟酌耶愚見如是未知如何如見此兄須與隱地商量復以見教千萬切仰切仰頃年尹汝望来訪請贈亦署及此思誠所聞或曰此翻傳耶

答戒人　丁酉五月二十九日

前書縷縷警益多矣第所稱寃分疏之說何待言委只是君輩多事自頃以來厚招人言耳蓋諸君於吾輩己丑之事以爲依樣陳腐無甚新奇故說出別件道理任之雖未能做而聽之令人可喜是以當時一番人瀹然信之此諸君所以見重於世而亦以見疑於人也若某則自以爲當日所爲斷斷以明義正理爲心自信頗篤故於諸君之論初不撓屈如君染迹之論亦知諸君之心止於如此而無助人攻我之意故於衆人之言亦無惑志但常以爲諸君果如明道之力量

使小人自然化服喪勇自然妥帖則吾輩與有榮矣然此事朱夫子亦自以為做不得而於小人則必欲其誅放竄逐於喪勇則不遂其成敗利鈍為所當為死生以之諸君若以吾輩為不量時勢且無朱夫子萬分一之拳踢而妄欲效之云爾則誠不待半辭之終而呢服矣若曰何不學明道而學朱子云爾則終不能厭於心矣倘使吾輩僭效明道而狠狽則安知諸君不曰何不學朱子而敢學明道云云也大抵喜新尚奇終始為諸君病根聞人主甲則必為右乙之論見人向火則必為入水之說若有已為主甲右乙

向火入水之論者則必為非甲非乙非火非水之說互相遁閃左右迷藏不惟使聽者心蕩自己意思亦無所湊泊安頓處此實有些来歷淵源故草兄每言黃某猶可其餘則皆是邯鄲之步嫫母之顰某於是說雖不敢深以為然而亦不至大以為不然也至於来諭所謂過慮此人云云誠或有之矣然某意則每願諸人各取兩家之長通融聚會以為一家之善而已不料一種議論並與其所長而棄之又責之以曳齊以上之事而每索其不如曳齊者以譬焉不自知其所對立者終不可壞撓故彼陰幸諸說之不足為

已病而益自踔厲此則直是可笑而其喜之者則又並與其所短而為回互徇從之計厥或告之則輒示不悅之色似若以言之者為與彼爭較强弱者然斯乃使人羞愧欲死而不能已者也所可恠者彼友之心明白痛快無所苟且從而遊者何故不能學他而反為此媕婀依違口含膠恭之態耶然則非惟不能合二家之長而適以見二家之短矣故如我之不為人所信而兩為所疑者只合閉口自守不頓入無限是非叢中也第有一事不得不為諸君畢其說焉彼友脫畧朱夫子舊說自為一說斯乃吳楚僭猾之罪

正人人之所得誅者而諸君乃敢公傳道之思有以易天下斯乃有識之士隱憂浩歎而莫知其所以救者矣曾城非不知其然而乃反左扶右衛恐人之傷其壁壘至於甚不得已則乃為其人不足畏之說以為為彼示弱緩步之術為彼計則深矣其奈世道何也其他亦多愛惜人情宛轉掩護而又有酷愛其並案之人則乃為兩利俱存之計與前日攻其所長之心若出兩手此所以孫策坐大於江淮而莫敢誰何也蓋其資質之美氣象之好制行之高立論之妙能使一世風靡輻湊心悅誠服而莫之解惟熟讀朱子

書知其可好真有甚於彼之可好然後乃能知其真
僞是非之所在矣殆難以口舌爭也某之此言不惟
諸君不以為然一當諸人亦當以為不是然若知太
公扶去之義周公無貶之心則當咸知此說之不大
悖於天理也未知高明以為如何然切勿以示人窃
恐徒為紛紛而為下莊子之所利也

答咸人　辛亥十二月

病中相念殊深忽此奉書甚慰甚慰第恨昔疾未相
聞喜今良已也此以家兄之病旬初故侍一旬而還
旅次失攝身病頓進方此苦吟自憐自憐墓祭以哀

服行事何異凡庶但人或謂考喪則可蓋謂考妣合葬之墓可以尊者之服而臨卑也妣喪則反是云此說亦似矣而嘗考南軒集則雖常時上墓有歸哭之節則況今喪中何間於尊卑新舊哉既曰當為歸哭則哭服亦不須問也鄙見如此未知是否幸還以見教也已毋疏本若如來示則誠大幸也幸早為之今當不忍國勢之危急略進瞽說未端曰乞鑑改改卜而略及臺諫每侵攻大臣之微細以傷体統如以為不可為大臣則何不明言請問而為此似說不說之態耶此則假說之辭也及至尹敞納敬教陳疏極斥

則即出城外矣聞以　聖上敦勉已復入城矣大抵毋論所言之得失而果合於語默之節否是極皇慼不敢安者耳

答戚人　甲寅十二月

時事日新論議多歧然不敢退在之說不相參差故前月廿九蔑自山中昨投鎮川之沙汀盖與安城犬牙處也郭疏既罪以近圻翺翔而　聖上奬以忠言至論故咫尺萬義不敢復詣亦可笑耳昨於路上得拜兄書滿紙誨語不翅丁寧忻荷之私無以盡喻疏儒之竄朴友之劾惟是小事惟是　先朝痛惋見欺

之教土木皆知惶恐賊臣何以措身流放誅戮是早晚事而惟以遷延為悶彼金相南諫李生極令人歆羨其次朴友亦幸甚李生不識何狀耶今世亦有如許人奇哉奇哉聞其家屬在境下凍餓難支云兄必厚賜矜恤耳

答戒人　乙卯

仲羽云云復荷開諭感戢難喻昔有人有詩云舍弟江南沒家兄塞北亡人慰其不幸其人曰吾實無是而只取其對之好耳然愚以語持叔者亦是不曾熟讀東銘之致尒弟亦有可恕者朱子於黨禍時有懸

鵲百結之善諶乎生讀得朱子書而不能學一事又禁此一事則是終無所學也不亦太無事乎黑水事所諭可謂善厚長者之言然聖人有曰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又必曰抑亦先覺者其賢乎聖人之言周徧通布一言而盡其曲折如此後生小子不可只就一端而以為聖人之意只是如此也又記元祐諸賢以車蓋亭詩擠蔡確則實所未安而如沈漁村彥光利於安老扶護已卯之說許與同事而終至病國甚於衮貞則此豈非前車之可戒者耶愚意則以為彼首為畢主貳宗之說以惑聖聽又著防禍源之書以加

一層而去年又作禪繼說以致和叔閔慎之被罪而自以為吾之排斥朱子喪服劄以明人倫之功不在禹下此其禍不在洪水猛獸之下吾則決以為不可同事之人也今日云云雖實有之愚意以為今日士禍此挫渠將未免首事之罪故為此宏濶之空言欲掩其迹而已渠若誠心悔悟自訟自新則范文正終為呂夷簡所用以救國家之危而朱子歎其心之公量之大愚亦為渠之一校所不辭而甘心者也所見如此不敢有隱未知孰事如何也然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如無文正力量則終不如自守之無悔吝也此

言雖似刻薄恐終為不敗之道故朱子以忠宣為不害為守正也

答或人

二書謹悉昨夕有人来言亞諫廿四告于東村云二諫本欲請出而有一長者使之請遺當如其言云云未知兄之語勢果如此斬定耶抑微示左右之意否怒色如火悶苦悶苦豈同入井而能救井中人耶左侍笑其處置措語以為題外下語不成良樣右侍則直以為不善處不可不呈遺以謝物議云未知如何然切不欲恭入其間矣兄須懲毖如何如何近日江

都事又發欲發狂疾也伯書事極其狼狽諸議不可不待命此論如何如何貧之害一至此哉

與戎人　庚申至月晦日

云云此事之當初畧舉於劄中者盖於其日忽逢其人於公會私心赧然以為彼人必以我為搆虛揑無以誣人者而乃敢靦然於首席云爾據此一時他亦可知則蹤迹之迸蟄宜矣而又慮　聖上不諒實狀以為無端逃遁故不得不略綽提起而又恐或起鬧端故只說自愧之意而已不料玉堂諸賢乃有此議也極令人皇惑亟欲遠走而病未能焉奈何奈何又

窃惟念明道先生至誠在天下故欲與元豊大臣共事其惻怛忌切之意千載之下亦可想見矣此漢力量雖不足以感人而若乃憂國之誠則自謂不後於人矣何忍為招尤搜難之事耶昨見彼疏則其曰以明其時事狀云者直以我為偽造虛言者也其意則健矣然其視逆魁云云之說奚翅可口之良饌耶登九折之坂者視羊腸如埕道彼雖有甚於此者我若有一毫相較之心以沮此好機會則天厭之天厭之矣云云

答或人問目

為妻而禫者禮也小記之說則只謂父主嫡婦之喪故其于壓於父而不敢為妻杖不杖則亦不禫矣大凡為妻而禫者嫡子父歿則母雖在而為妻禫非嫡子則父雖亡而母猶在只杖而不敢禫必父母皆歿然後為妻禫矣但有一說以宋光杜家言之則杜之喪妻若在於其先宗丈無恙時則將不杖不禫矣然則炳憲輩將為其母終無禫乎將只於當禫之月哭而即吉心喪耶欲質於知禮者而不能耳或其祖為主而行禫乎

答或人

先喪未禫而遭後喪則曰慶前喪之禫者是擾禮記過時說祭之文而言也本註之說如此後人亦無以他說易之今何可不用其說也

大祥後當徹几筵則上食止否不須論也擾禮則大祥後尊先妣神主當祔於尊曾祖之龕而行朔望於曾祖之時並薦祔位矣

文僖公神主先尊丈既以最長房奉祀則先尊丈及當移於次長房何以復還宗家也凡祧主必於三年後吉祭而祧遷者例也然此則主宗家而言也未知自最長房移於次長房者亦待三年畢吉祭後耶或

云最長房之禮專為祭祀而設也今以最長房之喪復廢祭於三年之內似為無謂當於最長房葬後即移次長房而祭祀之似合人情云大槩葬後即移與必待三年皆無明文以近世大族言之則尼山尹都憲文舉氏以次長於最長葬後即奉祧主於其家其意似為厚矣如此則最長三年內祭祀拘碍不須論也文僖公神主其孽孫貧不能奉祀則諸家合力作祠堂於其孽孫之家而其祭祀亦合力行之甚為得宜鄙家所行如此矣

荅或人

紙牓行祭一如神主之儀但於祝辭不可不以祭於紙牓之故並告也

答或人

正筋備要及彝尊之說皆未見經據不敢言其得失家禮時祭條明有醋楪之文初祖初献條有炙肝加塩之文此不須疑矣

答或人

國恤葬前無禁葬之令士夫家似無所拘礙而惟虞祔殷祭則既有大中小祀皆廢之文此雖主於國家祀典而言然　宗廟陵寢一切停廢則士夫家殷祭

何敢冒行禮有葬而不虞之文喪服小記又有父未葬而母死則先葬母而不虞及葬父虞祭然後乃行母虞之禮見喪服小記曾子問擬此則古固有葬而虞祭迟行之禮矣今日只當於題主奠告辭並告迟行事由而 國恤卒哭後始舉虞祭以下之禮恐不為無擬也

答戚人

家禮又在為母亦為三年故不在杖期條今楊氏云云只擬儀禮之文耳

答戚人

前喪已過葬而後喪出前喪几筵他無主祀之人只有亡人之小室在而攔以育養之恩方主饋奠然攔之葬制已過所持者心制也前喪几筵後喪奠虞之後可以徹乎抑必三年而後方徹乎

小記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為之再祭明友虞祔而已今以尊家所遺言之谷城小室在則是有三年者矣所謂再祭者指小祥大祥也援此則大祥前似不可徹几筵矣

答戚人

杜元凱曰若父已葬而母卒則服母服至虞訖服父

之服既練則服母之服父喪可除則服父之服以除之訖而服母之服

儀禮經傳通解父卒則為母疏直云父卒為母足矣而云則者欲見父卒三年之內母卒仍服期要父服除而母死乃得伸三年故云則以差其義

沙溪先生曰疏說雖如此而揆之情禮終有所未安若父死未殯而母死則未忍變者猶可以父未殯服祖周之說推之而服母期也

尤菴先生後集卷二十八